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二十三講



各位朋友，今日繼續跟大家探討《菩提資糧論》。那《菩提資糧論》，我們講到最後那兩節了。講到資糧的修習，裏面就分開兩部份，一部份就是福慧辨，第二方面就是地位辨。地位辨分開得力者修和未得力者修。未得力者修即是地前菩薩，即是我們怎樣修習的，裏面分開戒定慧三學。戒定慧三學將慧學開做四份，開四份即是修相行、修法行、修教授行、修法供養行四行。關於慧那部份，教授行，我們開始講了一部份，為何要修教授行？原因就是你要獲得大菩提時候，即是你成佛。佛一定要教法的，佛法僧三寶，那就要成就法寶，即是你教導一切眾生，使到他人能夠成佛。那你要做一個教授，你自己要做教授，裏面就分開很多節的，十幾節的。

現在我們在講就是第i, k節，在l就講四真實，成就四真實，即是我們修善業，但知道空而修善，看回前面，我們修四種真實。第一樣，明知一切法是空的，但我們都修善業，這個是密意的修法。第二，明知是無我的，但都修慈悲，慈悲一切眾生，知道眾生無我、自己無我而修這個慈悲行。又知道一切法，不樂涅槃而行於生死，知道生死不好的，不是，樂涅槃而行於生死。一方面喜愛涅槃，但不入涅槃的。而情願流轉生死，而成就這個大菩提。第四項就是做布施了，是無相的布施，不住色布施、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，三輪體空而行於布施。這四種叫做四種真實，行四種真實。接著，四種真實，能夠修四種真實，就應該親近善知識，k就明近四善友。近即是親近，親近這四種善知識。

接著就離開四種不善知識，先講善知識。哪四種善知識呢？「親近善知識」，有四種，謂法師，你親近法師，因為法師就教佛的道理，引起你的聞所成慧。親近佛，最好了，佛就可以使到你有疑難地方，又知道你的根器，就即刻用正確方法，你在當生可以得到解脫了。親近佛，還親近勸勵出家者，即是勸你出家的人，你要親近，為何？因為勸你出家那些是全副精神集中在修行方面，是可以擺脫世務，種最好的善根。對勸你出家那些人，你就要親近他，和「及以乞求輩」，和向你乞求的人，你都

親近，很多人不是，向我乞求那些，敬而遠之。但是如果你修大菩提，菩提資糧的時候，那些人向你乞求，不論是乞求錢財或者乞求知識，那個時候就助成你成就大菩提。這種成就大菩提是利己、利人。現在給機會你利人，所以你要親近他，這點就最特別。一般人講就不要親近向你乞求的人，佛教就不是，特別要親近向你乞求的人、向你求助、求幫助的人。向你求幫助，你能夠幫助他，有兩方面得益，對方可以解困，對你來講就是成就大菩提。這樣就是給予機會你成就大菩提，這樣就很難得的，所以這類眾生亦都需要親近，那麼就是四種眾生、四種善知識、四種好朋友。善知識即是好朋友。

這個是呂澂解釋：「行四(種)真實」之後，剛才講了，知道業是空，而行善業。知道是無我而行慈悲等這四種事之後，你要親近這四種善知識，善知識是好朋友，哪四種？就是「法師、佛、出家眾、有求於我者」這四類，接著就要離開四種惡的朋友、不好的朋友，離開。所以《論語》都說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」，甚麼叫益者三友？這個友諒、友直，不是，這個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是《論語》裏面講的，有四(三)種朋友是值得親近的。第一就直，正直；諒，有信用的；多聞，有學識的。這四(三)種朋友，你應該多親近。但是在我們佛教裏面，除了這四種之外，還有一種很特別的，就是向我們乞求的人都要親近，《論語》就無講到這樣，比較佛經和《論語》，佛經在這點是勝過《論語》。這點，《論語》無說要親近那些向你乞法、乞錢財的人，無的，無講。在佛經裏面是特別強調這樣，向你乞求之輩。看看哪四件事？不要親近的四種朋友。

「依止世論者」，那些只是沉著在世間知識的人，完全不想到人生，不想出離的，不是不接近他，要悲憫他的。但不需要太過親近他。「專求世財者」，埋頭苦幹只是去賺錢的，甚麼都不理的，損人利己，那些人又不要太過親近他，但是要悲憫他。不親近他，即不是永遠不接近他，要大家注意。因為我們以前講過，怎樣壞極的人，都不捨眾生，我們要不捨這個人。但是不需要向他學習，剛才那四種，法師、佛那類，就向他們求教。現在便在講教授行，因為那些是成就你的教授、成就你做一個

好教師。這些你學了他們，成就一個壞教師。只求世間學問，不理會生命意義，這些人不可以做教師。不是一個理想教師，只是求錢財的人，就不可以做一個理想教師。這些人不是不識他們，不過就不需要向他們親近而學習，這樣是第二類。第三類，「信解獨覺乘」的人，即是他只是……獨覺乘大家都知道他們只是自利，不重視利他。於是對成佛無甚麼大幫助，如果你的目的是成佛，成就一個教授，那麼你就不應該向他們學習。有些只是躲起來去修行，獨覺乘是躲起來修行。聲聞乘只是聽佛說法，他就懂得，佛不講的他就不懂得。這樣，你將來就不能夠教大乘。所以這樣就只是自己做獨覺，和只是夠聲聞能夠得知識。這樣親近都無甚麼大用。你不如親近佛，不需要親近他們。這四類眾生，「此四惡知識」，即是不好的朋友。「菩薩應當知」，你就知道這四種朋友，不需要怎樣親近他。

《論語》就講認識三種朋友是損友，第一種叫友便辟，即是阿諛諂媚的人，這類的的朋友就不值得親近。第二類就叫友善柔，即是這類朋友表面對你很阿諛、恭敬，背面就講你是非，這叫善柔。善柔的朋友又不應該親近。另外一種叫友便佞，便佞即是這種人大言不慚，說話侃侃而談，自己自吹自擂、誇張自己的才華，這種人頭重尾輕根底淺，實質上是無甚麼學問的。他又誇耀自己，這些人不值得親近，不得深沉。這三類人不值得親近。跟這裏講的這四類人不同，因為他們不是宗教，因為佛教是宗教，所以強調這個利他。這些眾生全部自利的，那麼你就不能夠親近他，不能夠成就教授，對你有壞影響，對成就利己利人的教授的時候就有壞影響。所以在佛教的角度看，就不應該親近。這個是首半頌，還有半首頌。

之後就是呂澂先生的解釋，呂澂解釋這處很簡單，因為這處不需要怎樣發揮。呂澂先生說離開四種惡友，是哪四種？「謂依世論者，求世財者」，及信解聲聞、獨覺乘者」，這些眾生只是自利和世間法不出、不懂出世間法。那就不需要怎樣親近了。接著如果能夠成就四種知識，又親近善友，離開惡友的時候，你的知識就慢慢構成一個寶庫，很廣大，構成寶庫。那有甚麼幫助你構成知識寶庫，做一個好的教授呢？這處就舉出明四大藏，藏字作名詞時候叫藏，有四大的寶藏你要成就。你有足夠知識去

教其他的修行者，四種大藏，哪四種呢？「復有應求者」，還有一些我們應該追求的，所謂四大藏，四種寶藏是我們應該成就，哪四種寶藏呢？「佛出聞諸度，及於法師所，見之心無礙，樂住空閑處」，四種。

第一種就是佛出世，你能夠值佛的出世，親近佛，那麼就奉侍佛。那就使到你得到很大的寶藏。這個就是一個寶藏，佛，你能夠親近真正出世的佛，這個給予你一個很大的寶藏，因為你一不懂，請教佛便可以，這個是大寶藏。第二，佛未出世的時候，或者佛出了世，但他入了涅槃。但他講了很多法寶留下或者經教留下，那些經教教你修諸度的，諸度即是各種波羅蜜多，度即是波羅蜜多，教導你方法由此岸而到彼岸，那些方法叫做度，梵文是波羅蜜多，到彼岸。即是到彼岸的方法，由生死的此岸過度到離開生死的解脫彼岸。那些叫做度。即是對學習、研習諸度，諸度就是一種寶藏，諸度本身的學習就是寶藏。諸度有幾種諸度，一般來講有十度或六度，是嗎？

六度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第一，持戒波羅蜜多，不是，布施波羅蜜多，第二就是持戒波羅蜜多，布施，(第三)忍辱波羅蜜多或者安忍波羅蜜多、精進波羅蜜多、禪定波羅蜜多和般若波羅蜜多，那就六種波羅蜜多。六種波羅蜜多裏頭，後來再加多四種，是後得智的培養。力波羅蜜多、願(波羅蜜多)、方便善巧波羅蜜多、智波羅蜜多等等，一共十波羅蜜多，你自己回去看。十波羅蜜多都叫做度，那第二種寶藏了，除了值佛來到奉侍佛之外，就是聞波羅蜜多，多些聽波羅蜜多。那麼第三種寶藏就能夠以無礙之心，「於法師所，見之心無礙」的意思，以無礙之心去見諸法師。那即是你不要用各種不正確的態度、正確的無礙你的心性的態度，而去接觸法師，因為法師是教你教法，那就用無礙的心、無障礙心，用平等心是無礙，用空的心、用平等心那樣去接近、接觸、去見所有的法師。這個是第三的寶藏。法師把他學的知識傳授給你，你不要用貪的心，用恭敬心、用捨的心這樣來到去見所有法師。

那麼第四種，這處都是跟知識有關，因為佛有提供知識成就你一個教授。六度或者十度又是成就教授，那個法師又成就你教授。另外你要修行，就不是聽教，聞教就

可以，要聞思做修的，所以「樂住空閑處」，即是第四種寶藏，就是你喜歡經常在空閑的地方，是無放逸那樣去修行，因為在佛在世的時候，聽見佛對弟子說法之後，弟子就去空曠(地方修行).....佛不喜歡喧鬧的，你才能夠修行。即是由聞所成慧，到思所成慧之後，就要在適當的地方修行得到修所成慧。那麼你的聞思修都齊了，你才有機會和有資格做一個成功的教授。所以這處就是四種大寶藏，四種寶藏成就，那即是就對佛，你要承事佛、要學習各種波羅蜜多，要用這個無礙之心去接觸老師，和在空閑之處，多些修習止觀，把道理思索一下，不要經常去熱鬧地方來到過生活，變成四種寶藏了。

四種寶藏講完之後，就還要看看呂澂先生的解釋，最後應該得到四種寶藏，哪四種呢？第一，「值佛出世」，遇到佛出世，佛在世間出現，有甚麼好處呢？浸佛所講的法流，在佛說法之流裏面，你浸淫，就很容易獲得佛的道理。佛法存在，即是現在我們的時候是否佛出世呢？一般就不是佛出世，但呂澂先生講現在都算佛出世，在現在佛法仍然存在，都可以叫佛出世。他的定義，我覺得很好，因為就不是佛住世八十年，佛住世八十年，之後全部不出世的時候，我們現在永遠都不會得到第一種寶藏。是嗎？但不是，現在佛經在，佛所說法譯了作各種的文字。透過佛所遺留的經教、佛的教法，我們讀了教法即是見到佛一樣。都等於佛出世，即是現在這個時代都是佛出世的時代。因為我們仍然有經教可讀、經教可尋。第二，我們用多「聞諸度」，哪諸度？六度、十度等等，這些經教、教訓、教法。這種教法是善法所從出，因為波羅蜜多是教你由生死的此岸過度到解脫的彼岸，這個是善法。得到解脫是佛教最終目的，所以一切善法是由波羅蜜多出來，我們不能說哪種波羅蜜多所無講的東西，或者我們可以講哪種善法是波羅蜜多無講，可以說無的，波羅蜜多攝一切善法，六度萬行。六度就是一切，萬就是萬種善法都是由六波羅蜜多攝它，所以懂波羅蜜多，即是懂一切善法。一切善法所流出，由那處流出來。第三種就是成就我們的大藏，就要法師，就在法師的地方，要怎樣？

用心無障礙這樣接觸法師。四就是第四樣，「樂住」，喜歡住「空閑處」，那就

「心常空閒」，心常空閒的時候，就「不為煩惱纏縛」，如果你喜歡熱鬧就被熱鬧纏縛著你，你就不能夠出離了。成就這種境界，只是要不放逸才可以，能夠不放逸就能夠超脫生死，就「肅然無累」。就無任何的，即是清了一切煩惱。肅就是清了煩惱，無所擔累，於是你的心就喜歡，「心樂遠離」繁囂。「脫然無住」，不會被其他東西持制著你，這個是菩薩所應行，亦都是菩薩的教授，因為你自己要教授，你應該不會被一切煩惱繫縛著你，不會被一切物欲所繫縛著你。佛如果在世的時候，所教的道理不外乎這幾個道理，所以你做了菩薩的教授，亦都是應該得般若，透過這四大藏來得到。般若最主要是統攝，實質四大藏是智慧的寶藏，一切智慧的寶藏在這處，所以叫做菩薩教授的歸結。即是有四大藏攝持菩薩，如果你成就教授就從這四種寶藏裏面去學習。

最後做一個重明上面所講道理，用一些比喻，重以喻明，再用一些比喻講教授應該怎樣做？怎樣學習？裏面有很多首偈頌。一共有四首偈頌，第一首偈頌，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悉與其相似，一切處平等，利益諸眾生」。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就是五界，即世界上成就一切物質現象的五種元素。這五種元素是成就一切現象的時候，他們是平等地成就，譬如你的身體由五大所組成，阿乙的身體又是五大組成，阿丁的身體又是五大組成，那隻狗的身體又是五大組成，猴子身體又是五大組成，乃至轉輪聖王身體都是由五大所組成，平等的。因為有四大或者五大，你才能夠成就你的軀體，成就一切法，成就物質現象。於是它對一切物質現象的成就有貢獻、有益的，對你成就軀體都有益。即是有兩點，即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這四(五)種元素是平等地利益，對眾生一切平等的。還有這五種界，這五界是對眾生有利益，於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平等地利益眾生，就比喻你成就一些學問，去教導眾生一樣。你以一個教授資格教導眾生，亦都要平等教授眾生。你的教授當中是要利益眾生，所以你成就一個教授，與這個器世界的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去成就一切眾生，平等成就一切眾生，平等利益一切眾生是相似的。這樣叫做舉喻來到明教授應有的責任。這個教授就要平等對待一切眾生。成就和利益一切眾生，好似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一樣那樣，是平等對待一切眾生，和利益一切眾生，這個有一個比喻，第一首頌。

第二首頌，從這些比喻之後，就講教授要學習的事情要怎樣。「當善思為義，勤生陀羅尼，勿於聽法者，為作於障礙」，即是善當思為義，這個義是甚麼？義理，法與義是相對，你教授教授一些法，法所指是義理來的，即是你要教授他人法，教人義，你一定自己對法、對義本身要明確知道，於是你自己好好地了解到一切的義理。因為佛所講的教法，他的背後有義理在這處，於是你對佛的教法的義理要通達無礙，另外一種講法，義字的意思還解作不只是用思維，義即是義相，義相即是諸法實相叫義，對於一切存在的諸法實相，你不只是知道，還要證入諸法實相。思維諸法實相的本質而證入的，這個是呂澂先生的解釋。

下面我們看看呂澂先生的解釋就知道，就那個法來講，那個教法，義就是義理，教法所表達的義理。所以四無礙解就是法無礙解，第一。第二，義無礙解，第三就是辭無礙解，第四辯無礙解。義就是理的意思，對道理。於是，你對教法，因為你是教授要教一些法，是要教知識，法是知識，對知識的背後的真實義理，你掌握，好好地思維、好好地掌握，這樣義理是省的。譬如三藏十二部教，很多的，《藏經》裏頭，譬如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一百卷，它的一卷不是一卷書，一卷裏面幾百，一、二百卷書，這樣的時候，怎樣看得來？我們學的東西那麼多，怎樣可以呢？

他就可以用一些方法，將一些義理連貫，這些方法連貫義理，叫陀羅尼。因此你應該勤生陀羅尼，你應該勤修，將佛法組成它，用一些叫做諸法的總持。陀羅尼是總持的意思，將很散亂、很散漫的東西，將它統攝起來。這叫陀羅尼，諸法的總持，叫陀羅尼。譬如我們讀《心經》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一(二)百六十個字，但是可以用四句偈做陀羅尼攝了它。即是 gate-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四句偈。四句偈就是總攝整篇《心經》的內容，是嗎？這四首偈就變了陀羅尼，諸法的總持，即是很多義理，可以用三言兩語或者一首偈頌將它統攝起來。陀羅尼有很多，根據龍樹菩薩在《大智度論》說有五百種陀羅尼，有些經論說有萬種陀羅尼。一萬八千種陀羅尼，那麼多陀羅尼，那麼多反而不好，陀羅尼少就對，少陀羅尼。但是有很多學問的時候用不同方法統攝，陀羅尼就是統攝，將所有散漫的知識

將其統攝起來，一以貫之。所以《論語》又謂，孔子自己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我的學問用一件事貫穿了。無講哪件事，於是後人經常想了，一以貫之是哪樣東西？當我以前讀書的時候，我寫過一篇文章，一以貫之的陀羅尼的一，就是仁字。仁義的仁。《論語》裏面有解釋，「一以貫之，忠恕矣」。忠與恕來貫，就不是一。我們試過寫文章忠恕不離仁，用仁來到貫穿。後來有機會讀到熊十力先生的《讀經示要》裏面，他才講，他真的講明一以貫之，熊十力先生就說是仁字，以仁字來貫穿全部，即是我讀書慢，即是在以前是修大學課程裏面，無讀過熊十力先生的《讀經示要》，後來才讀，如果一早讀了，我就不會寫這篇文章，寫文章的時候才知道熊十力先生已經講過。所以寫文章有重點、有重要的地方，你的資料，即是你要有一個對別人以前寫過的文章，你要有一個目錄，知道別人寫過甚麼，你就不會跟他重複。否則別人講了，你又再講就無了意義。我在這處的時候就想起這件事，就是一以貫之是仁字。仁字為何要貫之，那就是很大的道理了。日後有機會才講，仁是貫穿忠恕。

這處(跟)佛教一樣，所有散列的知識，如果你沒有系統來統攝它們，是散漫，不可以掌握的。這處有些事要統攝的，呂澂先生說統攝，用甚麼統攝？用空去統攝。空就是甚麼？一切法，緣生無性去統攝。一以貫之，即用一切法是緣生無性，整套佛教的知識，即是三藏十二部教，就是一個字，空字，大乘都是這個空字。小乘人都空，人空。大乘人空兼法空，為何空呢？就是整套佛學，這個就是陀羅尼，最上的陀羅尼，最高的陀羅尼。呂澂先生的下文有詳細講這種陀羅尼，你要成就教授，教授的時候，你要教授學生，用一些方法去統攝知識，所以自己勤修陀羅尼和自己發現新的陀羅尼統攝知識，你要「勤生陀羅尼」，陀羅尼就是諸法總持。還有你教人的時候，「勿於聽法者，為作於障礙」，你講說話最好用最少的文字，清楚講給別人聽，就不好使到有各種的聽眾產生障礙，即是你講說話講不清楚，引致他們誤解的就不好了。就不好做出任何的障礙，去妨礙聽眾對你說的法產生誤解。這件事，你要有技術。即是你講說話時怎樣講，即是別人不會誤解的。那就好了，如果你引致誤解，就失了你做教授應有的使命。即是你無資格做教授，你說出來的時候就引起誤解，那就不好了。「勿於聽法者」，對聽法的人產生任何障礙都不應該有的。這項就是「善思為

義」，這處是自利，勤修陀羅尼的時候，這個是自利亦都利他。如果是下面就是完全為利他，就用比喻來到講，這個不是比喻，第一項是比喻。第一百四十七頌，「惱中能調伏」，他有些煩惱、惱亂的心性，你能將這些惱亂心性的煩惱，能夠將它們調服、壓服，消除它們，調服即是消除它。「小事捨無餘」，其餘的小事有二十種，你能夠捨離這些隨煩惱，隨煩惱能夠捨棄。「八種懈怠事，皆亦應除斷」，有種懶惰，八種懶惰下文詳細講。這八種懶惰應該除掉它，那才是精進，精進你才可以成就大學問。

這段文字我們看看自在比丘解釋，即是C段的解釋，有沒有？C段「惱中能調伏」講甚麼？九種是煩惱的事，九種惱事、九種煩惱的事，這九種煩惱事都是你應該能夠去消除的。哪九種呢？「所謂於我作無利益」，有些人對你產生不利的，那你就會生氣、怒即忿惱了，產生煩惱。這處分開三項，是人已經作的事對你不利的。或者現在所作的事對你不利的，或者將來做事對你不利的。引起你的煩惱，這些煩惱我們應該降伏的，三種。第二就對你所親愛的人不利，對你父母、對你兄長、老師等等你所親愛的人產生不利。產生不利的時候，亦都是過去的時候產生不利，現在產生不利。或者將來產生不利，六種產生煩惱的源頭。另外，於我憎嫌的人反而有利益的。一般人是這樣的，他惱的話，那個是敵人，他專是幫助我的敵人，你就「火滾」（生氣）了。對於憎恨的人，反而對他們有利益，這些事情亦都是分開三樣。過去事、現在事、未來事，那就是九種。這九種惱亂心性的煩惱，你能夠調伏、降伏它們，能夠消除它們，你應該這樣做的。你做教授，你應該這樣的，這個是道德修養。這些小事應該捨無餘，小的隨煩惱，「小事捨無餘」，有二十種隨煩惱，你應該是捨離的。哪二十種呢？

就講出來了，於「二十種小事」都應該能夠調伏的，第一就是不信，這種是隨煩惱、第二叫做無慚、第四(三)諂幻、第五掉舉、第四種掉舉、第五種就是亂、惱亂、第六種是放逸、第七種害、第八種就是無愧、第九種懈怠、第十種就是憂、第十一種就是昏沉、第十二種就是睡眠、第十三種恨、第十四種即是覆，覆即是把過失遮蔽、

第十五種就叫做嫉妒，即是妒忌、第十六種慳，「孤寒」(吝嗇)、第十七種是高慢、高舉，產生慢，即是等於我慢，慢過慢等、第十八種忿，即是生氣的意思、第十九種是悔，惡作，對以前做過的事，我悔恨、第二十種是悶，悶絕，即是暈倒。這二十種小事，相對貪瞋癡是小事。剛才那些貪對我自己不利，對別人的利又瞋，上面那些是要緊的，要降伏。這二十種小事都能夠捨離的，不會在我生命裏面出現的，那就是二十種小事，都能夠盡捨無餘。接著有八種懈怠，我是能夠除斷的，及八種懈怠。哪八種呢？

這處舉出八種了，第一種就是我欲作務，我想做事，但你忽然間……即是你想做的時候，你就想睡，就想安眠，不勤行精進，這樣我應該捨離、避免的，應該斷這件事懈怠。第二種情形就是「我作務已」，即是我都做完，我何須再精進呢？於是我做完了，現在我休息了，我不再做了。於是亦要捨離的。第三種，「我欲行路」，我快要出行，做第二件事。坐一會先，我還要做事，先不做，這樣懈怠了，第三種。第四種懈怠就是我行路已，我已經行了很長路回來，我又要休息、我又不做事。你叫我做善事都不做，這樣就是第四種懈怠。第五種是我身體很疲乏，今日很累，那就不能夠修善業，又不做。今日累少少又說不做，於是就是第五種懈怠。第六種懈怠，我的身體很粗重，譬如你修禪定，覺得這處翳焮、那處翳焮，不是疲乏，是粗重、輕過疲乏。於是你不去修業、又不去修行。這處第六種懈怠。第七種懈怠，我已生病，病了更加大條道理，我現在傷風了，我現在又咳了，於是又不做事、又不看書、又不幫人。第八種，我病得起，我病好了，好了但「得起不久」，病好沒多久，我昨天才病好，今日怎樣都要休息，怎樣也不做。於是這八種，於是你又要安臥，又要睡覺，又不發精進了。這樣八種懈怠妨礙你做好教授，所以說「八種懈怠事，皆亦應盡斷」，這處三首頌，四首頌，第三首頌，很清楚講出來，就要勤行精進，做教授要精進。

接著就是第四首頌。「莫作非分貪，橫貪不稱意，離者皆令合，無問親非親」。「莫作非分貪」即是見到第二個人，他是修行者，他就得到供養又恭敬，又有名譽，又得讚賞等等。你就不似人那麼好，你又要學學別人一樣，希望別人向你供養、又有

人恭敬你，你又很有名譽，這樣叫非分之貪。你本來未得的，但你又希望跟別人一樣，這個就不要希求非分之想。不是佛教徒做的，何況發了大願修大菩提法，當然不應該做。非分之貪是不應該，為何？「橫貪不稱意」，這個橫即是不合理，不合理地貪，是不能稱你一個修大菩提的人那個意願。這個修大菩提的人，應該不怕辛苦的，不會貪，一切法要捨的，不捨眾生，不會追求名利等等。你調轉貪名利，好似其他人一樣，就不能稱你，稱即合也，不合理地修大菩提的人的心。大菩提的心願不是這樣。就要自己成就大菩提，要一切眾生都成就大菩提，就不是斤斤計較你有沒有名譽、地位、供養等等，那所以叫橫貪。這些不合理的貪叫橫貪，或橫貪，不能夠稱合修大菩提人的心。意即是心意，意即是心。另外，「離者皆令合，無間親與疏」，你發現有些親人，大家互相有爭鬥，吵架，不能夠一起和合相處，你要想辦法，將他們走在一起，讓彼此冰釋前嫌，再和好如初。這些好朋友，你會這樣做，但是我們不是好朋友的時候，疏朋，你不會這樣做。一個修大菩提的人，不論親或不不論疏，見到有人有意見分離，盡量使他們再融合在一起，和合相處，這是你的責任。

這個第四首偈頌，這四首偈頌講完之後，就看看呂澂先生那個解釋，呂澂先生的解釋比較詳細，因為這四首偈頌都幾重要，「菩薩正行，以得般若」(為主)，因為能夠得般若，就能夠得心……「便能等心處眾」，等即是平等心，去對待一切眾生。般若是怎樣的？是無分別的，要成就無分別的般若，才能夠用平等心去對待一切眾生。那你這種平等心對待一切眾生好似甚麼？就好似「地、(水、火、風、空)」這五種界，或五種大一樣，能夠生出一切，能夠增長一切、能夠「安立一切」，這個是指我們的物質世界。能夠成就物質世界、增長物質世界，使到物質世界各種新的東西出現，安立、出現，而且它是無分別的，「而無分別」。般若對待一切眾生，亦都一樣，是無分別的。你以般若的心修行，對待一切眾生，好似用五大或者五種界，去成就一切的比喻。

另外，「菩薩又存於捨心」，與捨心相應，即是捨心，「相應實相之心」，與實相相應之心來到觀想和「思惟義」，能夠「善思惟義」，用一個捨心與實相相應之心

來到思惟一切義相，一切義相在這處不是解釋道理，呂澂先生的義字這樣解釋境界，就叫做義相，又解作實相。即是諸法實相用一個與真實相應、真相相應的心去思惟，思惟宇宙實相，即是這樣就不起執，但是實相證得，「重在親歷」就不是靠思惟，還要親自證入的。重點不止是思惟，思惟之外，還要親自證入。這樣親自證入諸法實相，所以他解義字與其他的解釋不同。一般解釋義，即是義理。即是法與義，法就是體，義就是理，有體、有理，佛的教法有文字的體和文字所表達的義理的解釋，但這處他不是這樣解釋。呂澂先生有另一個解釋，這個義字是真理，真理不只是思惟諸法實相的真理，而且還要證入諸法實相，證入宇宙的實體，他舉《攝論》，《攝大乘論》比喻，「喻如啞受義」，義亦都是境的意思。義字是義相的意思，好似啞人接觸境，接觸，譬如食蜜糖，啞人食蜜糖不能夠告訴你。他自己嚐到怎樣，於是禪宗人有句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一樣，那就不是講的，水是清涼，怎樣清涼？你自己嚐過才知道，水很清甜的，怎樣甜法？不可以告訴你，你嚐過才知道，那就不叫思惟，思惟進一步，還要體證，思惟真理要體證。好似啞子吃黃蓮那樣，有苦自己知道，這個表示好。啞子吃黃蓮，真正嚐到的味道，真正的味道，不是用口講的，是親證的。啞子受義，即是啞子所接收的境，甜的境、苦的境等等，「雖不能言」，不能夠講出，但是「歷歷在心」，歷歷即是清楚的意思。歷歷這兩個字就是清晰的意思。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你要知悉明白的。

「然不唯悟入實相而已」，就不只是悟入實相，悟入實相之外，還要做甚麼？「復能貫通一切」，還要用陀羅尼，將一切知識，將其貫通起來，陀羅尼，所以就需陀羅尼。就解釋了甚麼陀羅尼。陀羅尼者就是一切智慧的總持，一切智慧，用一個很小的道理，將它把捉一切智慧。猶如國王總持國政一樣，國政很複雜的，很多人去辦事處理的。好似國王將它總持一樣，所有國政，由一個人將它總持起來，比喻陀羅尼，然後才可以日理萬機。如果你不能夠總持的時候，你無辦法去理解、去統治一個國家，所以你將重要的事，將一些主要的原則，將它貫通所有的事，那最主要的原則貫通所有事務，這個原則就叫做陀羅尼了。好似國家一個領袖，他日理萬機的時候，就不能夠事事皆處理的，要用一些原則，哪些重要、哪些不重要，要有原則去處理它，之後統攝它，這個就是陀羅尼了。

舉例了，「修定之極」，極到修定的最後時候，有種種的三昧，三昧即定，有各種，我們上一次講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願三昧、無作三昧，這些這樣的定，亦叫做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這些叫做三昧。又說在無色界裏面，又空無邊處的定，又識無邊處定、又無所有處定、非想非非想處定，這些都是三昧，因為各種不同的定。

「修慧之極」，修智慧到最後，有種種的陀羅尼，種種的總持，種種諸法的總持。這些諸法總持的意思就是貫通一切的意思。陀羅尼的意思就是貫穿的意思，將所有義理用陀羅尼貫穿。剛才所講思惟義理，義理是散列的，散列的義理用陀羅尼加以貫穿起來。這個「貫通一切皆攝」，如果用陀羅尼貫穿一切義理的時候，就一切義理用陀羅尼攝持它，於是「無所窒礙」。第一就不會妨礙你，所以能夠成就「一切智智」。因為一切智智是一切知識是無所不知，一切就是兩樣，一樣叫做一切相智、一切智和道相智，有兩樣東西。那麼道相智就是無邊那麼多，無邊多的智慧怎麼可以？那麼用陀羅尼將其統攝起來，這處他就引孔子了。「孔子有『一貫』之言」，剛才我引過孔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我做學問的方法是用一樣東西去貫穿所有東西，這點就是儒家思想與佛家思想相通。佛教思想需要有陀羅尼去貫通諸義，儒家用一、用忠恕或者用仁，去貫穿一切義理。他解釋一貫，給你參考，你不可以照他的解法解釋《論語》，因為《論語》不是這樣解的。

下面，呂澂先生說一是定來的，一是三摩地，因為為何是定？定是平等持心，將心去集中一個境，所以是定，一就解作定，但是《論語》不是。在《論語》不是，呂澂先生硬著扭曲解釋，呂澂先生的解釋不是跟儒家思想解釋，他將它匯通了佛家的講法，用佛家解釋儒家思想，並不是孔子本來的意思。孔子本來的意思，沒說一字解作定，用定去貫穿所有事是不對的。所以這處不是孔子所講的意思，一就是定這個是呂澂先生講的。即是三摩地，貫呢？一貫之道的貫，即是陀羅尼，一貫即是貫穿，陀羅尼即是貫穿的意思，這點就是對。但是在《論語》裏面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孔子說用一做陀羅尼，是去貫穿諸法的意思，貫通諸法的意思。呂澂先生就分開兩件事，一就是定，貫就是陀羅尼，這樣解釋就不是《論語》的本意。呂澂先生硬要用佛家的道

理，去穿鑿附會儒家思想就是這樣了。這點我不接受，不過這點不接受的時候，但貫字是跟陀羅尼相通一樣，這樣我是接受。因為即是剛才我講，儒家都要散列的知識，是有一個原則將它統攝的。在佛家一樣，散列知識，你無可能接受到的。即是陀羅尼圓滿，智波羅蜜多，是到第十地才能夠成就的。第九地成就甚麼？是四無礙解的意思，那第十地就成就佛，即是最高的。修行修到最高，即是未成佛之前，最高就是陀羅尼，因為如果不是最高的時候，後來都不出現密宗。密宗的每一個密咒就是一個陀羅尼。幾多密咒、幾多陀羅尼。陀羅尼的意思，本來……即是一首教法，一首偈，將它統攝了。密宗出現，就是陀羅尼思想引申。

「苟」即是如果，「菩薩心恆專注於此」，自然不會作「聽法者障」。因為剛才有一段就對聽法者，不要產生任何的障礙。那你能夠將陀羅尼的一種來到貫穿所有道理，然後教授聽法者。聽法者自然不會產生障礙，就能夠遠離大小煩惱，你能夠遠離所有的煩惱。剛才講的大小煩惱，大的煩惱有九種，小煩惱二十種，另外有八種懈怠，能夠遠離的，乃至不貪非分之想，和能夠將離散的有情和合處在一起，這處就講完前面所講的東西。到這處，意猶未盡，呂澂先生更引入空的觀念，剛才我們說陀羅尼可以貫通諸法，佛法有甚麼思想可以是陀羅尼？於是另開一段，在下面，「云何陀羅尼貫通一切智」，提出這個問題，他們說「諸法實相者，空寂而已」，空就是一切煩惱寂滅，空的本來意思就是緣生無自性。另外的意思就是為何能夠理解緣生無自性，是不會被煩惱干擾你，不會有顛倒的。因為緣生的東西，你執它有實自性，是顛倒。這些就是無明的煩惱干擾你才有顛倒，你能夠知道一切法緣生無性，於是你能夠空寂，對一切法能夠理解到空寂。空寂就是以空為寂靜的意思，空寂就是以空作寂，空是怎樣？

剛才講了，是一切法不會顛倒，明明確確了解到是緣生無自性，這樣你不會有執著，這樣叫做以空為寂靜。你不起執著，就是寂靜的心，寂靜心。「去其不寂之客塵煩惱」，能夠將一切貪、瞋、癡，你不起顛倒就可以去除了，「謂之為空」，空有兩重意義。一重意義就是如實了解到諸法無自性，即是一切法是緣生無自性，如實這樣

了解就不起顛倒了。不起顛倒就一切客塵可以降伏。如果你有執實一切煩惱的來源，有兩個來源。第一個來源是執著實我，第二個來源是執著實法。那麼實我、實法就產生一切的顛倒，一切煩惱，如果你知道一切煩惱是緣生無自性，就不起我執，不起法執，接著一切煩惱沉沒了，我的意思就是這樣。所以有兩重意義，去其客塵就叫做空，空就不是空無的意思，只是緣生無自性的意思，即是《中論》那套學問，整套《中論》，一共就有二十七品，有四百五十首頌，是一個字，空字，就是空字，空字就是無自性，緣生無自性，空字不是無，如果無的時候都執著，空執，都是起執。所以並非是無的意思，並非空洞之意。你掌握空寂，貫通一切法，就知道一切法，一味、等味，等味相同的。等味就不起分別的，一味就是無別的。無二、無別，不起分別，一切法不起分別，無二、無別。為何一味呢？這個是諸法實相，如果有多種的時候，就是相對，相對的事物不可能遍一切處，那就不是諸法實相。諸法實相是遍宇宙一切處，所以叫一相。一相叫做一味，一味所以就不起分別的無相，這相是無相之相，無相才可以存在，空就是了解你一切法，不是直接了解，直接證入。一切法是無相，是無分別、是無相、是無二、無相是無分別，詳細了解這段文字，你可以讀《中論》第十八品，〈觀法品〉就詳細講了，你怎樣入去無我、無我所的智慧裏，就證入諸法實相。那時候怎樣證入、證入境界是怎樣，整個程序在中觀學派的《中論》，第十八品〈觀法品〉就會很詳細講。到這處的時候，人們就會執有空，有空，因為現在說空就可以有陀羅尼，可以貫通一切法的。你不善巧了解人，以為實在有空的，所以要最後一首頌，要解決空，所以○段要做一段教授一定要徹底了解。

於是○段，○段就是明依空而行，你行教授行，就一定要清楚理解甚麼叫空？不要執它惡取空，這首頌文就很重要。「於空而得空」，對於空這種陀羅尼貫穿一切、貫通法，而執著實在有所得的空，空即是有實空有得。實在空可得，如果這樣，「智者莫依行」，一個聰明的人就不會依一個實有、有所得的空去修行，不會的，不應該。不應該依一個有所得的空修行。甚麼叫有所得空？怎樣是無所得空？無所得空本來是不實在，叫做無所得。有所得空就執著以為真的實際存在的東西，叫做空。那麼實際存在叫做空，即是有一種實在的東西，一切東西都無，即是虛無，甚麼都無，得空

的意思即是你執著一切法是甚麼都不存在，一切法都無的意思。佛教的空不是這樣解釋，佛教的空以為一切法的存在，是眾緣和合之下、條件制約之下的存在，是無自體的存在，不是自我存在、不是永恆存在、不是不可分割地存在，這樣了解叫做空。但是有些人不了解，以為實在有一件事叫做空，於是那件事是無東西，即是一切法是無東西，整個宇宙是無東西，這樣是全錯了，不是佛教的空義，但是有很多人都錯。現在很多人錯，在以前龍樹菩薩都知道錯。

因為龍樹的時候，人們對空字都不了解，否則就不用造《中論》，《中論》反覆論證，空是非有非無，你不能夠實有空、不能夠實無空，都不可以的，非有非無，空亦復空。所以有一首頌叫〈觀四諦品〉裏面，說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(空)亦為是假名」，空亦是假名，空都是假的，都是名稱來的，「亦是中道義」，這個中道，不是實有空的，不是實無空的，空非實有，空非實無。一般人就不了解的，不了解為何那麼有趣？非實有、非實無是怎樣的？叫你不要執有，甚麼都無，不要這樣執，你執著甚麼都無，這個空是頑空。所以「欲破頑空先悟空」，你要破頑空的時候，就要了解徹底甚麼叫做空。吳承恩先生造了一本書叫做《西遊記》，就有一句詩，剛才我念那首詩，那個《西遊記》的主角不是唐僧，是孫悟空。先講甚麼叫做空？這個空就不是惡取空，這個空亦復空，是空空來的。兩個空，於是你不要執有所得的空，空亦都無所得，空本身這個概念，為了度生而硬設了名言，是無實在的東西叫做空，那對空來講是無所得，如果執著實有所得不是修行者，「若當得於空」，如果你執著實空，得於空即是對空有所執，即是執實有空，實有空即是一切法無，一切法是無東西。你執實有空，即是一切法甚麼都無東西，甚麼都無。

這張桌子在這處的時候，你都說無。那些火燒到你，你說無，怎可以？如果走近火燒死你，怎會空？不過就說空可以撲，火可以撲滅，因為空。因為實在的火就撲不滅。實在那件事永遠不變的，你怎樣滅熄火？火之所以熄滅，因為火是空，所以熄的意思，不是無火，是有火，那些火是從緣而有，緣具足它就有火，緣散火就滅的意思。這樣叫空，如果火是實的時候，你用甚麼方法都撲不熄它。因為實在有一件事

在，是永恆上有，不是條件制約的。現在你說火之存在，是由於有氧氣一個條件、由於燃燒物體做第二條件，你不給予它氧氣，火便會熄滅，是這樣解釋。於是我們噴些甚麼？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噴一些二氧化碳蓋火，火就熄滅，那些氧氣不能夠接觸電油，(無)電油怎樣有火產生，證明火是條件制約下有的。不是火是獨立存在體來的，是條件，我們不給足它條件，它自然就無。所以煩惱，我就知空，即煩惱不是實在的意思，如果煩惱是空的時候，怎樣斷煩惱？斷不到煩惱的，因為煩惱是某條件制約出來，貪、瞋、癡、放縱自己、顛倒、無明，故煩惱就統統出來，因為你不會有顛倒，你不被它顛倒，你的心不被它顛倒，善心經常出現、慈悲心又經常出現，煩惱的條件不夠，它就會沉了。所以煩惱空，意思就是這樣，要知道如果你執實有空、有所得空，所得的弊端比執我更壞，所以說「若當得於空」，如果你執實有空，有所得，「彼惡過身見」，那個壞的影響，比你執有實在身體，即是我、比薩迦耶見更要壞，還要壞。所以寧執我見如須彌山，都不可以執這個空見，做一個增上慢，都不可以這樣做。所以要破空了，這處本來中觀要講空，現在中觀講這處的時候，做一個教授要徹底理解空，不要執空，執空比執我更壞、更壞，所以龍樹就很聰明，把核心地方到了講教授行的最後這點，特別提出來，要讓修行者關注這件事。

那我們看看呂澂先生的解釋，呂澂先生講：「法本性空，依空而行，即是(智)慧行」，就是修智慧，就行於智慧。他說如果以有所得空而修行，行這個教授行，那就變成空見，見是執，空執。比「較之『我見』更為下劣」，所以《寶積經》說，這段文字整個教授行，出自《寶積經》那本書，前一個星期演講了，《寶積經》有一個「寧起我見如須彌山」的我見，「不於空見起增上慢」，不要說空是好的，實在有空。不可以這樣起，因為為何？蓋墮於空見的時候就斷佛的種，你一有空見，你執著一切空，就不能夠成佛的，就不可得救。你永遠都不可以脫離生死，你永遠都輪流，你執著空，為何？執著空的時候，你甚麼都做，壞事又做，你經常墮落，你經常在三惡道，都有你份。你不怕，每樣事都不怕，樣樣都無的，殺人又無的，於是騙人又是無的，每件事都無，因為無惡不作，那就很弊了。每樣都空就很弊，「譬如服藥治病」一樣，空是一種藥來的，去治「有」病，你執有，用空去對治它的。但是「藥不

能行」，如果你執著空是實在，那個空就不能夠醫有的。即是好似你的病用藥醫，這些藥全部無用，藥全部都壞了，被蟲咬，那些藥不能夠醫病。不能夠醫病都不止，

「反增其病」，你吃了之後還會更瀉，腹瀉，更病重多些。不但救不到你，本來用空去救有，你執空、執一切空，於是你作惡，作惡怎樣醫有呢？醫不了，更作惡就落地獄，於是空好似藥一樣。是醫有的病，但空，你執實有空，一切都是空的時候，一切都虛無的時候，你就無所不作，於是你墮落，墮落於是你無機會去對治有。你落了地獄的時候，你痛苦中，你怎樣能夠修行？哪有機會用空去對治有？你自己分分鐘是在受苦，被狗咬你、又出一刀來斬你，將你身首異處，風一吹就連在一起又斬過，是永遠不能停。你讀過有關地獄的事，這樣的時候，你根本分分鐘苦，是無辦法修行的。由於你相信一切是真的空，一切道德、倫理全部空，一定有你份了，即無間地獄就有你份。在無間地獄裏，怎能用空這種藥去治有呢？根本治不到的，所以「藥不能行」，不能夠治病，「反增其病」。那就舉一些例，所以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裏面，反覆多次提示，「執空者為戒」，不要執實空，你要戒了執空，又好似〈觀行品〉，即是〈觀行品〉，〈觀行品〉裏面講：「大聖說空法」，大聖即是佛，佛講一切法是空的，目的是甚麼？是「為離諸見故」，是破一些我見、破有實的見、破不同的見，破見，實有之見的。「若復執有空」，如果你執有實所得的空的時候，一切法甚麼都無的話。「諸佛所不化」，所有諸佛都無辦法教化你。即是教不到你，因為佛教你都是用空教你，你的空是錯的，你的空本身接受不到的，佛用空教你有甚麼效呢？無甚麼效的。就用空教你，教不到。

〈觀四諦品〉就說：「不能正觀空」，如果對空不能夠正確了解，你就是鈍根了，「鈍根則有害」，對空不了解的人就是鈍根。錯誤執空就產生障礙，產生毒害了，好似甚麼？「如不善咒術」的人去施咒，不但施不到咒，是被咒害你。你自己受咒所害，又好似捉毒蛇，「不善捉毒蛇」，你捉毒蛇不善巧的，不但捉不到毒蛇，而更被毒蛇反咬你一口。空又是一樣，你用空去治有，如果你對空起執，不但治不到有，而被空害了你。你落地獄，所以就足以為戒。前言所講的空，這個空是不可執著，就不可以執著的，無實的。後面所講空，就講正觀空。即是第一首頌，我們講空

不要執著有。第二首頌就說我們觀空要正正式式觀，觀錯了的時候，不但得不到空的好處，而且受害，好似學咒術，得不到咒術的好處，反而被咒所害，你捉毒蛇，你得不到方法捉，就被毒蛇咬回你，你就小心。

「龍樹談空，依《大般若》」來談的，他的精神就是「用空不取」，就是掌握空的意義，用空，他知道一切法是空的，但是不會執取，取即執也，就不會執實在空，就不會執著實在空的體，即是不會執著一切法是無的、虛無的。「是即以『無所得』貫通」這個空義了，於是對空義是一切法無可得，這樣就得到一切法的總持「陀羅尼(法)門」，智慧到這處就極端，最高境界、到極了，菩薩資糧能夠臻於圓滿，對空真正了解，你對陀羅尼，能夠用空做陀羅尼，可能貫通一切法，產生一切智慧。這樣你對修菩提資糧就到一個圓滿境界，講這處就講完修教授行，修教授行用觀空就是最後一節來講的。

接著下面就是講那個法供養行，這個未得者修，修慧的最後一節，這處是法供養行。法供養行之前的時候，呂澂先生又有一段文字介紹，「其次法供養行。菩薩地前，不離十法修行」，哪十種呢？第一，書寫佛經、供養、布施、聽聞佛法、披讀佛經、受持佛經、諷誦佛經、開演佛法、思惟佛法道理、依法修習，十個條目。這十個條目，分開就是身、口、意三種修行，如是十行，是三業所攝。第一就是「四為身業」，即是書寫、供養、布施、聽聞，這四樣身業。次四就是口業，哪四種呢？披讀、受持、諷誦、開演，這四樣就是口業。後面那兩業，思惟修習這個意業，「後二為意業」，這個思惟的意思何解？這個意業的業字，思惟何解呢？「意中之『思惟』」，意裏面的思惟是何解呢？「依理趣門審察其義」就叫做思惟，就「不可如言生執」，不能夠將經文所講的道理，經常執死文字，執死文字不了解義理的，就應該知道「以意逆志」，文字之上去了解這段文字的意向所在，目的何在？文字講是甚麼目的？那就是「以意逆志」，透過心意去了解、推測，逆就是推測那個作者的宗趣是甚麼，那個志就是宗趣。意就是用我們的心意，逆就是推測，志就是寫作這段經文的時候，用意何在？那個目標在哪裏？宗趣在哪？「以意逆志」。即是聞思修的思的意

思，聞思修的思等於我們的思惟，即是這個思惟了。意識裏面的修習是何解呢？這處即是第十項了，就解釋修習了。

修習一樣是依道理，修習就是「依理趣」，道理、義理了，是用甚麼？等捨存心，是用平等心對待一切法來到用心，這樣「數數修行」，屢次、屢次修行，「於諸事理，心常洞鑒」，即是洞察一切事理，「如法成辦」，照著教法的方法這樣思惟修習，成就你的果。「而無取著」，不會執著它。「此等法行」，這些教法的行為、修行，「即廣義之『法供養』」，法供養就講教法那種修行，這個是「真重法」，真確重要的修行，「而為地前菩薩所常修(習)」，這個是簡介，接著就講怎樣修這個法供養。第一百五首頌，「掃塗與莊嚴，及多種鼓樂，香鬘等供具，供養於支提」，先解釋支提，以前講過支提是佛塔，即是以為將佛和聖者那些舍利供養，那些叫支提。後來將支提講做供養諸佛和菩薩的所在地，就叫支提。廟宇都是一樣。

譬如，志蓮淨苑、大雄寶殿，支提那些，都是支提，廣義，對支提，即是對佛塔、廟宇又如何呢？是掃塗，掃即是掃乾淨它、塗是塗乾淨它。莊嚴它，用各種東西莊嚴它，花鬘、幡等等，用香末、末香、燒香各種東西去莊嚴支提。用多種的鼓樂，又有磬、又有鐘，現在志蓮淨苑都有一個鐘，那些是樂器來的，各種樂器去供養支提。又用香鬘等具供養它，譬如我們剛才講花的香、燒的香、用末香，即是香碾碎了，撒在佛塔附近，這樣來到供養他，這個是法供養開始，這個是未到終結。不太重視，是形式方面講。再進一步講，再「作種種燈輪」，在印度的時候，你要點燈，燈紮成一個輪、一個輪那樣，裏面有燈的。「供養支提舍」，要供養僧人所住的地方。支提附近一定有僧侶住的，譬如大嶼山寶蓮寺，寶蓮寺附近有很多支提，但是寶蓮寺是僧侶所住，所以僧侶所住是支提附近，所以附近叫做支提舍。僧侶所住的地方。就將它用一些漆、掛燈籠給予光，另外他們要給予、施羅傘，布施一些傘，遮太陽的。那就布施一些革、屐，就將一些鞋，將皮鞋，將它們布施給僧侶，讓他們出入方便。又供養一些騎乘，即是騎字讀冀，即是一些驢、馬供養他們，讓他們可以坐車，供養給他們坐。又供養一些輿，車輿，供養各種東西、交通工具，出入的衣著，和僧舍的

燈油等等，都加以供養。今日講到這處，我們下一堂，就要講完那十四首頌，我們一共有一百六十五首頌，今日到這處，星期六就是最後一堂。

-完-